

---

---

# 民國叢書

第五編

· 63 ·

歷史·地理類

---

---

宋遼金史

金毓黻編著

宋代興亡史

張孟倫著

宋代社會中心南遷史

張家駒著

宋之外交

謝詒徵編

宋代太學生救國運動

黃現璠著

張家駒著

宋代社會中心南遷史

## 介 言

王鳴盛嘗言：「好著書不如多讀書，欲讀書必先精校書。校之未精而遽讀，恐讀亦多誤矣；讀之不勤而輕著，恐著且多妄矣。」（十七史商榷序）作者讀之有感，久之不敢妄談撰述。第此七八年來，對於中國社會中心南北轉遷之史的研究，頗饒興味。讀書有得，便即割錄；或有所見，筆之卡片。間或草爲三數短文，發表國內雜誌，不敢自謂著述，迨所以就正於賢明。然自此頗得先嚴暨師友之鼓勵，積久而卡片愈衆，亦不敢有意於著述也。俄值戰事發生，作者展轉播遷，數易居處，斷篇零簡，多所散佚。遂後流寓香港，生活安定，漸次增補，始復舊觀。又因地狹人稠，鼠子爲患，一夜之間，被囓數四。遂於廿八年冬至翌年春間，草成本書上篇。欲使蒐集之材料，連綴於篇，多一副本，冀以保存，祇緣生活所繫，未畢全功。客歲之冬，戰氛瀰漫港島，時勢之變化未已；既而果有城下之盟，作者幾有絕續之危。轉念又通恢復，亟須離境。然荷此卡片數箱，不特不便於旅囊，抑且道路檢查，易滋疑費。遂於火線之下，潛心工作，草成下篇，以爲之續；兩宋而後，未暇及焉。維時鏖戰方酣，砲轟之聲，晨昏不絕。作者焦伏斗室，如若無聞。自念生命危於頃刻，益覺時光之可貴。因循兩月，未竟而行。復於歲

春三月，逃難故鄉，續成最後兩章，題之曰宋代社會中心南遷史。於是所有卡片，悉數犧牲。書成後，其初但以初稿自珍，不敢輕以示人。後來屢次刪易，稍稍出以正誼友好，遂有以刊板爲言者。考思至再，卒納其議。蓋戰時行止靡常，旅途艱難，易於遺失。終恐汲汲經營之唯一手稿，不獲遂償初志，致使八年心力，耗於一旦。率爾刊布，惟圖苟全。昔司馬文正著作通鑑，首成長編。近今學者著述，亦多刊印初稿，分送親知，以待刪定。作者付印此書，亦不過竊師此意。將來戰局收平，得集大雅之誨，以正訛謬。然後遍歷南北，博覽群籍；縱遊江湖，搜訪遺蹟。補之定之，期於異日。而全部之中國社會中心南北轉遷史，亦冀可得以問世。因述作書鏤板頭末如此，則其間讀者容有若干不滿之處，或可足供鑒諒。至希進而教之，以匡不逮。則所謂著多妄者，庶幾其可或免歟？本書之成，多得諸師友直接間接予以指導及協助，於此略布謝意，並敬以此書紀念先嚴祥熙府君，追敬鞠育劬勞於萬一。

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作者白記。

# 宋代社會中心南遷史

## 目錄

### 上篇 沿革考

#### 第一章 緒論

地理環境支配歷史（一）——文化中心之遷遷（二）——歷史上之南北觀（四）——總論參考資料（七）

#### 第二章 上古秦漢中國社會

上古根據地黃河（二二）——周代南北社會（一五）——人材之比較（一七）——秦漢南方與北方（一九）——工商業與都市（二一）——人物之淵藪（二三）——人口之轉徙（二五）——郡縣官吏開闢地方（二八）——秦漢時代之四川（二九）——魏、吳、蜀三個政治中心（三一）——結語（三六）

#### 第三章 晉室東渡與南方之開發

三國局面之延長（四三）——異族內侵破壞北方（四五）——人口大量南移（四七）——人物之渡江（四九）——渡江後農工業之比較（五一）——建築及其他都市（五五）——開設嶺南（五八）——北方都會仍甚發達（五九）——佛教之南傳（六二）——南北人士互有長短（六三）——學術文藝之發展（六四）——結語（七五）

#### 目錄

第四章 隋唐五代東南之富盛

- 助長東南開發之兩大因素：運河之開闢與安史之亂（八八）——東南農工商業之發展（九七）——社會生活之繁  
侈（一一一）——開發價兩（一一三）——地方官吏開發南方（一一五）——南方人物亦漸富盛（一一五）——學術  
文藝之發達（一二六）——四川亦為唐代經濟中心（一一八）——五代北方農村崩潰（二〇〇）——江南諸國之社  
會文化（二二一）——西蜀之文物（二二六）——結論（二二八）

# 宋代社會中心南遷史

## 上篇 沿革 考

### 第一章 緒 論

地理環境支配歷史——文化中心之遷遞——歷史上之南北觀——總論參考資料

〔地理環境支配歷史〕 支配一地文化之發展，其要素有二：一曰地理環境；一曰社會環境。地面爲社會成立之基礎，故於人類社會之發展，有莫大之關係。社會學者，於是倡爲地理環境說（The Geographic-environment Theory），藉以詮釋社會變遷之原。若白克爾（Buckle）、森柏爾（Semple）、漢廷頓（Huntington）輩，皆其儔也。夫歷史既爲人類賡續活動之累積，則歷史之開端及其發展，要不外二者之交互作用使然。法人都可雷（Elisee Reclus）氏，即謂歷史爲地理之囚人與人繼續不斷之反應作用累積而成；英人斐格萊（James Fairbairn）亦主歷史之變遷，出於地理條件支配之結果。不過地理環境，並非處於完全支配之地位。論其影響，在人類文化幼稚時代，力量至大；反之，文化愈進步，人類控制自然之能力愈大，則其力愈小，其理至明。且人類不僅調適環境以求生存而已，其勢必趨於尋求更優越之調適；更優越之生存，然後社會始有進步。是故一地方之文化，遇有地理上之缺憾，或社會需求之目繁，則人類爲求更優之生存計，或積極的予以改良，或消極的轉移或擴充其地位。歷史上民族之轉徙與混合，文化中心之遷遞，疆域之展拓，商業之往來，莫不循此軌轍，交相興謝。然則社會因地理條件而變遷，地理亦因社會之變遷而改易，與互爲因果者矣。

〔文化中心之遷徙〕 社會中心轉遷者，社會變遷現象之一也。人類社會現象，自始即常在變動中。此種變動，或起於人口，或起於文化。後者尤爲社會成立之基本要素，人類之社會行爲，無非在文化中活動而已。若進而究此變動之由來，實不外發明與傳播兩端。傳播者，一種文化，由一文化區域傳至另一文化區域之謂。蓋文化極賦傳染性，不與外界接觸則已，一經接觸，便有傳播之可能。其傳播之方向，若無外力阻止，當由內部傳向外方，由原發明地向外漸次廣播，此原發明地者，即所謂文化中心是。是故文化傳播之傾向，初由原中心地傳至次中心地，如是而逐漸推廣焉。伸言之，文化中心之轉遷，涵義有二：一爲舊中心之改變，一爲新中心之產生。此種轉移，或基於地理環境之差異：原發明地文化之產生，原自有其超卓之條件，歷時既久，社會變遷，其他缺憾，往往自然流露，如氣候之不良，地形之陝隘，此種弊竇，殊非人力所能補足。復因人類控制自然能力之增進，其與外間接觸之機會自多，一經發覺較優之地位時，人類之天性，恒捨此而就彼焉。或基於地理環境之變化，如水、旱、風、震……諸災害，常使社會秩序，不能維持其原有之均衡，其中心之價值，亦漸次消失。此消極的限制，生於自然環境者也。而又益以社會環境之變遷，與及有組織的文化傳播，前者如人口之增加，物質需求之漸廣，政治之不良，戰爭之破壞……等等；後者如遠征、傳教、殖民，以及一切政治、文化侵略諸事象；皆爲促進社會中心轉遷之由來。至其變遷之動向，恒循一定之途徑焉。此途徑者，即麥氏所謂『地理條件給予保護，且能支配人民取得能力之方向，一方面決定阻力最小之路向；一方面藉影響於人類心理，使之決定初似艱難但就全局言爲較易之途徑』。是也。故『人類不僅居於生活較易之地，即言較多能力可用之地，且尚流動最易之方向，即行動時所費能力最寡之方向而遷徙』。直至遇及或種天然障礙，或竟爲他種民族相反方向之擴張阻止而後已。歷史之進步，概皆沿此法則。

寓北半球之諸族，居處愈北，水寒愈劇；內陸燥旱，生物不蕃；爲溫暖濕潤之氣候所誘餌，自有自北而南之趨向。雅里安族之入據旁遮普平原，北美兩洋沿岸印第安人之南下建國；與夫中國歷史之由西北而東南，莫不皆是。民族國家



之發展。文化隨而擴充；混合同化之結果，社會中心亦因以轉移。蓋每一次遷徙或擴張，勢必促成新舊民族之接觸。結果必使在文化上一面受原有居民之影響；一面則勝者及其文化，終爲土著所吸收，具有雜糅，歐亞與歐亞。就地理環境言，吾國疆土，東西佔經度約六十四度餘，南北佔緯度約四十五，面積浩廣。西部則味爾高原，爲群山之阻滯。康、藏、蒙、新一帶，盡屬高原。西部落地，尤多六七千呎之高山，山巔積雪，永年不化。高地沿邊，逐漸低陷，或爲盆地，或爲高原，或爲坡地，或爲山丘，起伏紛歧，綜錯不一。再東始爲平原，地勢緩坦。若松遼、黃淮、吳越、粵江諸平原，皆在二百公尺以下。是故沿海之域，低窪敞平；距海愈西，愈形高峻。換言之，吾國崇崇高原，皆在西北；平原低地，偏處東南。高原傾斜既急，交通梗隔，不宜人居，不適耕種。平原則河川沼澤，交灌田疇，地味肥沃，物產豐富，此地形之比較也。至若氣候迥殊，亦良重要。吾國極南，距赤道不過八度餘，極北將至五十四度，域內氣候，複雜異常。大抵愈往北方，愈益寒冷。其季候風向，夏則東南，冬則西北。自南至北，大山橫亘，如秦嶺，如南嶺，皆足以爲氣候之障壁。於是愈往內陸，愈益乾燥。是以東南一帶，溫和濕潤；西北區域，寒暑劇差。此氣候之大別也。若夫土壤分布，亦南北互殊：北方多屬黃土，雖號肥沃，而性質疎鬆，易於滲水；水分稍缺，便成貧瘠。南方多爲紅土，其沖積之地，土質細緻，如長江，珠江三角洲，皆極肥美。沿淮河西至秦嶺，乃其分界也。夷考吾國初期文化，輒始黃河流域。西域流沙，廣漠難涉；北際漠南，凜冽難越；其東則滄海天限，洪濤滔濤，惟南方爲秦嶺，有蒼鬱之林藪，與蠶桑之糟阜矣。其他黃土堆積，大河下注，灌溉所及，蔚爲沃壤。孕育條件既具，中國文化以生，開闢同化之結果，遂成民族活動之根本，二千餘年，無以易也。嗣以生齒漸稠，文明進步，江淮以南，溫和多雨，平野沃衍，宜生草木，於是中華民族，終不能偏促於乾燥寒冷之黃土一隅，輟而南趨發展，一若雅里安、印安諸族者然。

其漸進之次第，始而及諸江淮，繼而浙閩百粵。約分析之，以爲三期：（一）自上古以迄西晉，北方實爲根本，衣冠人物之所萃；南方鄙野，形勢懸殊，三千年來，可稱爲北方中心時代。（二）及至五胡大入，中樞南移，以至北宋之

末，經營垂八百年，第路藍縷，始克相頌，是可爲文化統一時代。（三）降及近世，八百餘載，中原屢劫，鼎祚數遷，南方以成首要，富盛無倫；北方衰老，迥相判別，至是可稱南方中心時代。不過文化變遷之速度，蓋由日積月累，年代愈久，累積愈多，而結果愈大。尋常的社會變遷，多循此途。如是，則社會變遷之痕跡，吾人雖可從人口及文化轉遷中尋求；然於整個變遷的過程中，若無非常的迅速的變遷，累積其間，則上述之各階段，無從剖分。然事實上尋常變遷中，往往又有非常變遷累積其上，以增長其速度。此種非常變遷，要以民族大徙爲樞紐。內戰，天災，固足以促進新社會接觸與人種之混合，猶不若異族侵陵收效之敏速而固定。強者挾其武力與俱來，惟有驅逼弱者作同一方向之撤退，直至不受脅迫地步而後已。羅馬時代歐洲民族之西向大轉徙，殆受亞洲西侵之突厥民族匈奴壓迫所致，其人向居中國之北，棲息於寒燥之沙漠高原，自漢武之撻伐，以至孝章之出擊，南向正途已絕，一部轉而漸西。漢末騷離，稍稱南入，異方難處，戶口滋繁，晉室內難既作，山是肆行大舉；西部諸族，乘時並進，盤據中原，尊擅自立，於是漢族第一次大規模南下移民，以告成熟。隋朝統一南北，會幾何時，而東北之通古斯族，於十二世紀初葉，又復南下轉而侵宋矣。黑龍江流域之間，緯度過高，隆冬嚴寒，指隕膺裂，黃河沃暖，相去霄壤。漢族被逼大舉南遷，至是遂一而再。歷史上經此兩次之局面，南方文物，轉而凌駕北方之上，其轉遷之事蹟，見於冊籍者，蓋斑斑可考也。

〔歷史上之南北觀〕 南北之稱謂，原古人流括之辭，未嘗有所定限，猶之北方有一關中，「山東」「中原」等說，假以爲行文語言之方便而已。不過積習相承，沿川既久，往往假之以爲一定區域之代稱。而疆域廣狹不同，商義代有改易。上古之世，領地最狹。當文化僅被黃河流域期間，極南不過長江流域一帶，初無畛域之剖分，所謂南北，但言方向而已。周禮云，『東南曰揚州，共山鎮曰會稽，其澤藪曰具區，共川三江，其浸五湖……正南曰荊州，共山鎮曰衡山，其澤藪曰雲夢，共川江漢，其浸潁澗。』（卷八）則開代東南之地，在今江浙平原吳越域也。荊州領域甚廣，據上所言，凡自衡山以北，歷雲夢江漢灌域，以迄淮河水系潁澗二川之間皆是。故楚、申、呂、應、鄧、陳、蔡、

南、唐、巴、漢。兩國，各稱南上，而以楚爲最大。於是春秋之世，南方漸成楚國專稱矣；魯成公九年，晉侯見鄭人所賦豳詩，問鍾離曰：『南冠而縶者誰也？』問其職業，以伶人對。使與之琴，操『南音』。襄公十八年，鍾離將攻郢，鍾離曰：『不害。吾驟歌北風，又歌南風，南風不競，多死聲，楚必無功。』特亦偶一言之，而不常見，秦漢因之，以曲阿皆稱爲東南，以廣陵雲夢爲南方。南陽南郡之得名，言在中國之南也。此外更有江南江東之別者：左傳昭公三年『十月，鄭伯如楚，子產相，楚子享之，賦吉日，既享，子產乃備川具，王以田江南之夢。』（卷十五）史記貨殖列傳江南有豫章長沙，江東有吳，皆都會。然則古所謂江東，猶後世之江南；古人謂長江以南，即今江西湖南北地也。

三國之世，天下分裂，南北畛域，始趨具體，維時吳據江南，幾盡有荆揚二州之域；蜀則囊括梁益，掩有漢中；魏則混一中原，互爲犄角。吳魏接壤，中隔長江，相距連年，終不能越，時人所謂南北，因亦以此爲界。魏文帝黃初六年征吳，至廣陵城，臨江觀兵，見江滂歎曰：『周天所以隔南北也。』是以吳對魏曰北方，謂魏人爲北人，或曰北虜；又曰北寇、北賊。反之，魏亦以吳爲南士；而吳人又矜自稱爲東南；孫權即位告天文言，『權生於東南。』曹盛獻詩追歎其父孫綜遺文言，『天啓其心，東南是歸。』者皆是。晉代因之，亦以吳爲東南；平定以後，仍以名其故土，是即晉書所謂東南六州。六州者，意指荆、揚、鄖、江、交、廣也。惟吳人則仍以南人見稱焉。東渡以後，都於建業，凡分裂者二百七十餘年，南北之界限益顯。史稱南朝北朝。二百餘年之間，疆界不一，變革紛縷，難爲定說。大致言之，要不外江淮之間而已，尤以淮水爲界期限最長。北朝之稱南朝曰東南，稱其人曰南人，一若先代。魏齊魏同馬楚之語伐宋，有言，『今天網遐舉，殊方仰德，固宜掃清東南，齊一區宇，使濟濟之風，被於江漢。』北齊書魏溫子昇爲高帝草勅，有『東南不賓，爲日已久』語。魏書高炳使宋，南人稱其才辯；孫璣使江南，南人稱其機辯滑稽。他不一例，舉其著者。第當時之東南，捨此更有他義。南北各就本域，另有不同之區分，魏書中東南兩字尤常見。梁武

帝北伐，遣將溫僧珍陷東豫州，魏以曹世表爲東南道行臺以禦之。其後荊襄入魏，復授長孫儉荊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僕射，委之安撫之任<sup>20</sup>。山東沈文秀之亂既平，慕容如憲上表有云，『恐彼東南，永爲國有；使天府納六州之貢，濟滬息烽警之虞<sup>21</sup>。』六州者，並、豫、冀、兗、青、徐是。後齊東南道行臺設治彭城<sup>22</sup>。則淮河以北山東河南以至湖北之間，概在其內。此北方之東南也。吳郡張率侍宴賦詩，梁高祖譽爲東南才子<sup>23</sup>。陳高祖代居長城，共加九錫封陳公。文稱其世寓東南而宗居汝穎<sup>24</sup>。故長江下游又南方之東南也。中國政治，經此一再分裂，南北之觀點漸次趨於成熟。

『隋唐混一寰宇，南北國界消滅，雖其說之仍存，已不若前此區劃之嚴峻，若俗人之言東南，仍襲北朝舊說，以爲一隅之通稱，且亦非所常見。』金陵之平定也，文帝詔魏擒賀若弼曰，『中國威於萬里，宣朝化於一隅，使東南之民，俱出湯火。』<sup>25</sup>『隋特一見而已。自經天寶，中原板蕩，國家財政，全資東南，至宋遂有一定經界。不過唐人好以江淮代言，意即江南淮南兩道所轄。論其四至，大抵北自淮河，南至五嶺，西抵四川，東盡於海。』唐書李華傳：張巡『退軍睢陽，扼東南咽喉，自春迄冬，大戰數十，小戰數百，以弱御強，出奇無窮，殺賊兇醜，凡十餘萬，賊不敢越睢陽取江淮，江淮以完，巡之力也。』(卷二〇三)此以江淮爲東南也。北宋契丹講和，致書稱北朝，自稱曰南朝；自是謂其地曰北方，謂其人爲北人。此以遼宋疆域爲界者也。然此不過對外而言，與吾人所言顯有差異。其在國內，則有東南六路東南九路之說，以設官施政之單位。六路者：江南東、江南西、淮南、荊湖南、荊湖北、兩浙是，置有江淮兩浙荊湖福建廣南茶鹽制置使。類此官職，例不一見。南渡以還，與金元先後劃淮對峙者，又百餘年。中國政治，再由統一而至偏安。南北境界，竟從此而終於明確。元時所謂漢人南人，蓋即以此爲斷，與金人以山東河南爲南人者不同，蓋金人未能統一全國<sup>26</sup>。自此南北範圍，大都以爲準則。——總之，歷史上之南北觀，演變至繁，苟從異以求其同，則政治上之分裂，以劃淮爲界者最長，習慣上之稱謂，亦指淮南淮北者較多。即自吾國地理言，亦當以秦嶺爲南北之分界。秦嶺山系者，自西部高原蜿蜒以東，爲嶺山，

爲滄州、滄山、伏牛山、桐柏山，至是，在水源出其北，東溷渭水以入海，而余復魏其南，沒於平原而後止，是爲滄陽、滄山，滄州、滄山，氣候迥殊，長江、大河，物產各別。故南北之界限，當以秦嶺、淮河，以爲限斷。

「通鑑、資治通鑑」吾國史學，夙稱發達，宋世尤號昌繁，著作極富，類多皇然巨帙，滿目琳琅。諸家著述，有足爲考據之資者，奚可勝數？第以數百年來變亂相尋，中多湮滅；而國內圖書館之設備完善者，更寥寥若反是焉。茲簡之作，爲時較近，然以人事滄桑，蹉跎歲月，區區經營，亦輒散失，雖經多方尋補，諸書仍難盡見。爰就所見資料，分別臚述如次。

昔人最重正史，以爲「正史體尊，義與經配」<sup>27</sup>，故持論甚嚴。宋人掌故賅備，而宋史則以無幾見稱，蓋以書成倉卒，難免舛謬。其書前後低倍者，誠不甚少，又以龐然巨帙，遂貽宋元之譏。然正史之價值，固非徒在史學上之成就而已，其於本身爲史以外，尚有極珍貴之史料存焉。舊史限於體例，對當代社會文化載述，殊不能盡人所求，自不能不起梳於涉筆之間<sup>28</sup>，或求之諸志之內。所幸宋史諸志，多採各朝會宴，材料豐富，頗足參證。考史事者，不利繁蕪，惟恐其紀之不詳，言之不備矣。重以年代羅遞，書籍散亡，兩宋國史、實錄、日曆、時政記諸書，已不可復得，馴至數百年間，終無以易。惜乎南都以後，多所闕略，斯論者所深願，亦本篇之遺憾也。——宋朝世籍之足補正史闕略者，其數甚多，尤稱一代巨擘者，有李燾積資治通鑑長編，及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。二書俱仿通鑑體例，而均以浩博篤實自任，雖紀一時朝政，而所存文獻獨多，廣蒐博錄，有助益篇非鮮。曩自言作書之旨：「旁采異聞，補實錄正史之闕略；參求真是，破巧說僞辨之紛紜」<sup>29</sup>。以爲「寧失之繁，無失之略」<sup>30</sup>。故原書達一千六十三卷，周密癸辛雜識載其采集史料方法，頗與近時學者相類：

昔李仁甫爲長編，作木厨十枚，每厨作抽替匣二十枚，每替以甲子誌之，凡本年之事，有所聞必歸此匣，分日月先後次第之，井然有條，真可爲法也。（後集）

其用心之專可見。其亡於元，至明復出，以錄永樂大典中，而原本隨亦散亡。李心傳則南渡後史家之著者，故其書考訂

極精，所存案牘奏議，最足以供考證。惜乎原本流傳已絕，清修四庫全書，始從大典采輯之，與長編並非本來面目矣。李心傳別有一書，與繫年要錄互相發明者，名建炎以來朝野雜記。李氏參預纂修之事，得觀東觀之秘，博語典故，采綴成帙。繫年要錄止於高宗一朝，雜記則兼及孝、光、寧三帝，四朝政要，粲然畢備。蓋會要之體，於宋大盛；王惲之唐及五代；徐天麟之兩漢，莫不分門類事，條分縷析，一代規模，綱目具見。雜記之作，實師其法。不過宋代政制之書，最重要者，首推宋會要。其書失傳於世，近年始由北平圖書館影印，凡二百冊。宋史藝文志所載時人纂輯會要，多至七種：有章得象編王珪續宋六朝會要三百卷，虞允文續會要三百卷，梁克家中興會要二百卷，楊濟鍾必萬等孝宗會要二百卷，秘許省進光宗會要寧宗會要各一百卷，及張從祖纂輯之國朝會要凡五百八十八卷，並皆亡佚。遜清中葉，徐松奉命輯全唐文，復於永樂大典中輯出，未及整理，因亦未曾鑄板，迄今始得公之於世，亦學術界中一幸事也。是書雖仍有待於重訂，然所錄資料甚豐，食貨一門，尤為詳賅，最有裨於史實，惟於南宋後事缺略仍多，為可惜矣。馬端臨文獻通考，自上古迄南宋寧宗之世，分門著錄，採摭宏富，而宋事尤詳，多宋史所不載。案語中徵引諸家議論，語多精要，可資參考。類書中如王應麟之玉海，多採當代故實，足補史志之遺，其價值固不下於雜記通考也。

記載地理之書，則以諸志為主。宋代方志之學大興，諸家志書之見於宋史藝文志者，共達一百三十五種，而以圖經、記、錄為名之作尚不與。倪燦撰宋史藝文志補，復得十一種，可見其富。第今所見者，什一而已；其書又皆限於州郡，未能普遍全國，以致未能胥集其大成，比較其同異，價值因而大減。范成大之吳郡志，羅澂之四明志，周應合之建康志，薛說友之臨安志，其著者也。是數書者，皆成於南渡以後，足補諸書之缺；又以取材於州郡，敘錄兼各門，共於地方史、戶、禮、兵、刑、工之制，包羅萬有，亦可觀其梗概。至總記諸路者，有樂史太平寰宇記，王存元豐九域志，歐陽忞輿地廣記，王象之輿地紀勝，皆稱一代之巨擘，三書成於北宋，而後者成於南宋，斷斷於州縣沿革名勝古蹟之為

引者，曰吳自牧夢粱錄，其之南紀宋年社會之盛，上面有寶曆，下至百姓宜避；四時節序，風俗禮法；店戶市肆之規模，宮觀湖山之勝實；歷代人物，戶口賦賦，得以變為大備，考都市之事者所必據；周書武林所事，不記應安之勝，而體例近似；耐得翁都城紀勝，敘事較簡，三書詳略互異，皆出於宋元之際，俱倣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而詳備過之。孟氏之書，出於南渡初年，專述汴京北宋舊事，四書前後輝映，求之志傳不可得者，乃於此而得之，實古代文獻中一大奇蹟。餘如魏明之中興紀聞，元陸友仁之吳中舊事，多記前賢行述，掌故叢談；范成大作桂海虞衡志，自云皆方志所未載；周去非作嶺外代答，自云損益范者，而增己見聞；皆記嶺南物產、風土、法制、名山、岩洞、製作、器用之事，而周嘗外國諸傳，可考交通市舶之大略，與趙汝撰諸蕃志，具有同等價值者也。趙書今有外國譯文，所言皆提舉福建路市舶時間見海國之事。李應洛陽名園記之追述洛中園圃，范成大與船錄之割叙蜀中郡邑，皆無方志之名，而有地記之實。蓋宋人雜錄之作，每多精構，其著者莫如沈括夢溪筆談，洪邁容齋隨筆；餘如邵伯溫邵氏聞見錄，司馬光涑水紀聞，蘇軾東坡志林，羅大經鶴林玉露等書，俱同享盛名。不過或重考據前聞，或長於典章政要，或記宮廷逸事，或志親貴言行，反不若莊季裕之鷓鴣編，陸游之老學庵筆記，周密之齊東野語，與癸辛雜識等之多記民間事實，足爲采摭之資也。其專記一物者，則蘇易簡之文房四譜，唐撰之歙州硯譜，米芾硯史，端溪硯譜，費著之蜀牘譜，蜀錦譜是。其傳載技術者，則郭若虛圖畫見聞志，宣和書畫譜，夏文彥圖繪寶鑑，郭椿畫繼是。說部之書，隨筆雜錄，諱親諷怨，駁難難免；不過觀藝殊途，別擇自異，此蓋不可一例而言。

名人文集亦多有裨史實，蓋所存奏議中，往往流露社會動態。其位居顯要者，躬身朝列，於各地方行政運用情況，多所考核，長短自不能無所建言；又或身典誥章，文苑別集者，比比皆是。宋文長於說理，而以『載道』爲依歸，或有所主張，或見諸論述，莫不隨文網之疎漏，暢抒胸臆，故議論奏陳，每多可取。江南山川靈秀，士大夫往往流連，其間詩詞唱和，或寄愛國之思，或賦地方之美，雖不免誇溢之辭，要可窺其大略。其職司審清者，所言更足徵信。四庫全書

總目別集類，宋集得三百九十六，故存者尚足與言充棟。要非盡集而可見，復非盡言而可採，特擇其重要者，如北宋之范仲淹、歐陽修、王安石、蘇軾；南宋之朱熹、楊萬里、陸游、樓鑰、戴復古、魏了翁等輩言之耳。至合諸家而爲一書者，呂祖謙宋文鑑爲最要。自云「將秘書省集庫所藏本朝諸家文集，及於士大夫家宛轉假借，旁采傳記它書，雖不知名氏，擇其文可錄者，用文選古詩十九首例並行編纂」。清莊仲方輯南宋文範，以爲之續，緣呂書僅載中興以前人物已。不過收錄者類多自見文集，價值不逮遠甚。宋文鑑之作，蓋孝宗以「祖宗」朝業作繁多，難於徧覽，思擇有補治道者表而出之，而呂氏受命。文範去取一以文辭爲度，例言自謂「擇其雄渾灑灑者，存之以見其概。」則後書且不如前，其史料價值可見矣。至若詩篇之作，以備采風，其制甚古，不過宋人詩詞，偏重抒情之作，與言史詩，鮮足當之。所見總集有陳思兩宋名賢小集，陳起南宋群賢小集，明毛晉所輯宋六十名家詞，與夫清代吳孟學等所輯宋詩鈔等數種而已。

文學誠言，「盈天地間，凡涉著作之林，皆是史學」。典冊之目至繁，勢難一一並舉。益尤有所贅言者，則後學研究之功，未可泯滅是也。初，宋會要稿未得問世，日人藤得食貨一部以歸，因據以言宋代經濟之學者，實繁有徒，宏文巨著，接踵而出，乃緣佚本之流傳，反得以昌明於國外。漢學家中，有桑原隲藏者，著有晉室之南渡與南方之開發及從歷史上觀察中國之南北朝二篇<sup>33</sup>，雖未曾根據會要，然與本篇之關係最大。前文紀東晉時事，即著者所謂文化統一時代之關鍵也；後者兼及先秦以至清季，上下囊括四千餘年，而文殊簡略，取材雖博，事多未備，似屬提要一類，實則問題之提出，亦不始於桑原，唐宋以來，我國早自言之，特未有專題之著述已。然則謂其徒勞無補於事乎？則曰不然。首集諸書以爲專題研究者，氏其人也。文中見解獨到之處，本篇亦輒採納。其餘學者專著，不一而足。如加藤素氏之宋代都市的發達，小竹文夫氏之南宋臨安之都市生活；我國學者丁文江氏之歷史人物與地理之關係，張振之氏之中國文化之向南發展，忻啓三氏之我國南北之地理觀點，賀昌群氏之漢末大亂中原人民之流徙與文化之傳播，李旭氏之魏晉南北朝時政治經濟中心的轉移，譚其驤氏之晉永嘉亂後之民族遷徙，全漢昇氏之宋代東京對於杭州都市文明的影響，余錢氏



之宋代儒者地理分佈的統計……等。數年以來，悉心蒐集，雖屬次料，亦加流覽；稍稍涉及，不厭深求。良以前輩所見之書，今人未必皆見，前人獲睹器物，今人未必可得。近百年來中國文獻古物之外流，如四庫之珍本；故宮之遺物；歐陽之石室；私人之寶秘；正未有艾。時代愈遙，文物益渺。生於後世，對先考證心得，勢不能不多所借重，甚或援引以補見聞之譌陋，蓋亦無可如何矣。

附註

- 1 見鄭紹文譯人與地。(L'Homme et la Terre)
- 2 見張富康譯地理與世界霸權。(Geography and the World Power)
- 3 同前。
- 4 國語卷一六鄭語駁史伯語，「蓋成周者，用有荆蠻、申、呂、麇、鄆、陳、秦、陳、唐。」左傳卷一六載鄭桓伯語，「及武王克商，……巴、濮、楚、鄆，吾南土也。」又詩殷武篇云，「維汝海濱，居國南海。」崧高篇云，「聖皇南伯，王權之事，于邑于瀟，南國是式。」
- 5 左傳卷十、卷一一。
- 6 太平御覽卷一七〇輿地志，「曲阿縣屬朱方南徐之壤。秦有史官奏東南有王氣在雲陽，故鑿北岡截直道使曲以厭其氣，故曰曲阿。」又引地理志，「漢末童謠曰，「天子當與東南三餘之間。」吳乃改會稽之餘暨爲永興，分餘不爲永安以協謠言。」
- 7 漢書卷六三廣陵厲王傳賜策云，「建爾國家，封於南土。」淮南鴻烈解卷四，「東南方曰具區，曰元澤，南方曰大夢，曰潛神。」
- 8 太平御覽卷一六八引地名，「南陽在中國之南而居陽地，故以爲名。」又引輿地記，「漢江之北爲南陽；漢江之南爲南郡。」
- 9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一一江南條，「史記貨殖傳：江南豫章長沙。又官江南卑濕，丈夫早夭；皆謂今湖廣江西之地。項羽本紀：江東雖小，橫江東父老憐而王我。今人所謂江南，古之江東也。」
- 10 三國志吳志卷二孫權傳注引。